

傳統中國研究集刊

Journal of Historical China Studies

上海社會科學院《傳統中國研究集刊》編輯委員會 編

第七輯

Vol. 7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傳統中國研究集刊

Journal of Historical China Studies

上海社會科學院《傳統中國研究集刊》編輯委員會 編

■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传统中国研究集刊. 第7辑/上海社会科学院《传统中国研究集刊》编辑委员会编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0

ISBN 978 - 7 - 208 - 09142 - 9

I. 传... II. 上... III. 传统文化—中国—文集
IV. K203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30417 号

責任編輯 許仲毅

封面設計 楊德鴻

傳統中國研究集刊(第七輯)

上海社會科學院《傳統中國研究集刊》編輯委員會 編

世紀出版集團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.ewen.cc)

世紀出版集團發行中心發行

上海華業裝璜印刷廠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787 × 1092 1/16 印張 24.25 插頁 2 字數 500,000

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8 - 09142 - 9/K · 1655

定價 60.00 圓

PDF

目 錄

關於姑馮句鑠的作者是誰的問題·····	李家浩/001
上博楚簡《孔子詩論》與《子羔》篇性質小議·····	范麗梅/008
《蠡斯》匯通·····	劉毓慶/023
屈子《離騷》之飛天求女及其地域次序的政治意涵·····	黃人二/035
《大學》“格物”讀為“觀物”說	
——“格物”本義鉤沈之三·····	林志鵬/045
《老子》篇次演變與時代背景·····	黃麗麗/053
莫將補叙當錯簡·····	王繼如/070
武威漢簡《儀禮》諸家校釋斟補·····	顧 濤/074
儀禮中“記”的問題	
——關於武威漢簡·····	【日】田中利明著 刁小龍譯/086
鄭司農注《周禮》所用“讀為”術語考辨	
——兼評段玉裁對“讀為”術語的界定·····	楊天宇/100
《儀禮》鄭注“古文”研究疏失舉隅·····	范常喜/129
“序在書後”說再議·····	【日】池田秀三著 洪春音譯/139
“存古”與“合時”	
——兩漢至唐代之正字運動管窺·····	許學仁/153
伐蜀之役與司馬氏集團內部的矛盾·····	仇鹿鳴/170
阿斯塔那三三二號墓文書《春秋經傳集解》殘片淺議·····	虞萬里/183
皇帝、宦官和宰相	
——肅宗代宗時期的中樞朝局研究·····	陳 磊/188
《摩尼教殘經一》改編《大力士經》考·····	馬小鶴/211

“光明寺”、“大雲寺”與“大雲光明寺”考辨

——“華化”摩尼教釋名之一·····	芮傳明/222
敦煌寫本《天地開闢已來帝王紀》考校研究·····	蘇 芃/233
禪宗與對句·····	黃耀堃/256
宋初文治導向與經筵緣起·····	姜 鵬/263
宋本《纂圖互注禮記》二十卷的流傳和文獻學價值·····	王 鏐/278
《漢語韻書史》弁言·····	甯忌浮/297
《西遊補》的作者及明清版本·····	李前程/306
《清儒學案》別記·····	陳鴻森/322
劉喜海《海東金石苑》刊行始末·····	柳向春/342
歷代《韓非子》研究述評·····	張 覺/353
《聽弦識雅錄》之二·····	程羽黑/368

Contents

On the Authorship of <i>Gufeng Goudiao</i> (姑馮句鐸), an Ancient Musical Instrument	Li Jiahao/ 001
Some Comments on the <i>Kongzi Shilun</i> (孔子詩論) and <i>Zigao</i> (子羔) in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Shanghai Museum	Fan Limei/ 008
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n <i>Zhongsì</i> (螽斯) in <i>Book of Songs</i>	Liu Yuqing/ 023
The Political Meanings of Flying and Pursuing Woman on Various Regions in the <i>Lisao</i> (離騷)	Huang Ren'er/ 035
<i>Gewu</i> (格物) Should Read as <i>Guanwu</i> (觀物) in <i>Daxue</i> (大學) —A Study on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<i>Gewu</i>	Lin Zhipeng/ 045
The Progressive Change and Background of the Table Order in <i>Laozi</i> (老子)	Huang Lili/ 053
Additional Says were not Misplaced Passages in Ancient Books	Wang Jiru/ 070
Supplementary and Correction on the Annotations of <i>Yili</i> (儀禮) Written in Bamboo Slips of Han Dynasty Tombs Excavated in Wuwei (武威)	Gu Tao/ 074
On the Problem of “ <i>Ji</i> ” (記) in <i>Yili</i> (儀禮) —Materials from the Bamboo Slips of Han Dynasty Tombs Excavated in Wuwei	(Japan) 田中利明, Translated by Diao Xiaolong/ 086
A Study on the Term “ <i>Duwei</i> ” (讀爲) in <i>Zhengsinong's</i> (鄭司農)	

Commentaries to <i>Zhouli</i> (周禮) and the Views of Duan Yucai (段玉裁)	Yang Tianyu/ 100
On the Negligence of Researches about "Guwen" (古文) in Zhengxuan's Commentaries of <i>Yili</i> (儀禮)	Fan Changxi/ 129
Re-examination on the Theory of " <i>Xu Zai Shu Hou</i> " (序在書後)	(Japan) 池田秀三, Translated by Hong Chunyin/ 139
" <i>Cungu</i> " (存古) and " <i>Heshi</i> " (合時): A Research on orthographical Movements from Ha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	Xu Xueren/ 153
The Battle against Shu (蜀) Kingdom and the Inside Contradiction of Sima's (司馬氏) Group	Qiu Luming/ 170
A Discussion on the Manuscript of <i>Chunqiu Jingzhuan</i> Jijie (春秋經傳集解) from Astana Tomb 332	Yu Wanli/ 183
Emperor, Eunuch, and Chancellor: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period of Suzong (肅宗) and Daizong (代宗) in Tang Dynasty	Chen Lei/ 188
The <i>Traité</i> was an Adaption of the <i>Book of the Giants</i> in Chinese Manichaeism	Ma Xiaohe/ 211
Research on Guangming Si (光明寺), Dayun Si (大雲寺) and Dayun Guangming Si (大雲光明寺)——An Investigation to the Sino-Manichaeism	Rui Chuanming/ 222
A Study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" <i>Tiandi Kaipi Yilai Diwang Ji</i> " (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)	Su Peng/ 233
Chan/Zen Buddhism and Antithesis	Huang Yaokun/ 256
Civil Administration in Early Song Dynasty and the Origin of <i>Jingyan</i> (經筵)	Jiang Peng/ 263
The Spread and Philological Value of The Song Edition of <i>Zuantu Huzhu Liji</i> (纂圖互注禮記)	Wang E/ 278
Foreword of the <i>History of Rhyme Books in Chinese Language</i>	Ning Jifu/ 297

The Author of <i>Xiyou Bu</i> (西遊補) and Its Editio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	Li Qiancheng/ 306
Some Notes on <i>Qingru Xue'an</i> (清儒學案)	Cheng Hongsen/ 322
The Print and Publishing of the <i>Haidong Jinshi Yuan</i> (海東金石苑) Edited by Liu Xihai (劉喜海)	Liu Xiangchun/ 342
A Review on the Studies of <i>Hanfeizi</i> (韓非子)	Zhang Jue/ 353
Commentaries on Ancient Poems	Chen Yuhei/ 368



關於姑馮句鐸的作者是誰的問題

□李家浩

〔摘要〕 姑馮句鐸是春秋晚期越國的一件著名青銅樂器，按照過去人們將其銘文所記作器者自述身世的文字“姑馮昏同之子”連讀，作器者的名字實際上沒有出現，不符合當時銅器銘文的格式。本文根據春秋時期銅器銘文所記作器者自述身世的文字特點，認為應該在“姑馮”與“昏同之子”之間加上逗號。按照這樣斷句，“姑馮”是“昏同”的兒子，也就是該句鐸的真正作者。“姑馮”不見於文獻記載，但是其父“昏同”却見於文獻記載，即越王句踐時的大夫舌庸。

〔關鍵詞〕 句鐸；姑馮；昏同；馮同；舌庸

〔作者簡介〕 李家浩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（北京 100871）

姑馮句鐸又名姑馮昏同句鐸、姑馮昏同之子句鐸等，傳清乾隆五十三年（公元 1788 年）江蘇常熟翼京門外農民鋤地時所得，^①現下落不明。句鐸器身正反兩側各有兩行銘文，共三十九字，其中重文二字，已有許多學者對其作過考釋，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句鐸的作者是誰的問題。先將銘文重新釋寫於下，並按照通行讀法加以標點：

佳（惟）王正月初吉丁亥，姑馮昏同之子擇𠄎（厥）吉金，自乍（作）商句鐸。以樂賓客，及我父兄。子子孫孫，永保用之。^②

銘文除“姑”下一字外，其他的字都不難認識，所以對此字需要作一點說明。此字原文字形奇特，作如下之形：

𠄎（以下以拉丁字母 x 代表）

吳式芬釋為“馮”，^③方濬益釋為“虐”，^④唐蘭釋為“虔”。^⑤郭沫若認為從奇文“鳳”、“欠”聲，“馮”即其訛變。^⑥楊樹達同意郭氏對此字字形的分析，不過他認為是在象形文“鳳”上加注聲

① 吳式芬：《攬古錄金文》，卷三之一，西泠印社 1913 年版，第 13 頁。

②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第二冊，中華書局 1988 年版，第 424 號。

③ 吳式芬：《攬古錄金文》，卷三之一，第 12 頁。

④ 方濬益：《綴遺齋彝器考釋》，卷二八，商務印書館 1935 年版，第 27 頁。

⑤ 唐蘭：《古樂器小記》，《唐蘭先生金文論集》，紫禁城出版社 1995 年版，第 368 頁。

⑥ 郭沫若：《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》，下冊，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9 年版，第 157 頁。

符“𠂔”，可以釋寫作“鵬”。^①李孝定、施謝捷皆認為將 x 的右旁釋為“鳳”或“馬”都有問題，但左旁從“𠂔”是可以肯定的。^②按 x 的右旁確實像李、謝二氏所說不是“鳳”或“馬”，但是左旁也不像李、謝二氏所說是從“𠂔”，因為在古文字中，“𠂔”不是這樣寫的。

古文字中的“𠂔”是怎樣寫的呢？《殷周金文集成》第十冊著錄的 4875 號商代銅卣，器、蓋各有銘文一字，器銘之字作“𠂔”字形，舊或釋為“𠂔”，^③是不可信的。為了避免爭議，我們根據古文字中明確的“𠂔”旁來說明這個問題。古文字中的“𠂔”旁皆作兩點或兩短橫，沒有寫作“𠂔”形的。例如：

- a  陳逆簠
- b  克鼎
- c  四年宗邑瓦書
- d  散氏盤
- e  包山竹簡 154 號
- f  郭店竹簡《尊德義》14 號^④

a 是“冰”，從“水”、“𠂔”聲。《說文》以“冰”為“凝”字的正篆，是有問題的。^⑤b 是“寒”，其下從“𠂔”。c 是“冬”，從“𠂔”、“夂”聲。“夂”即《說文》古文“終”。d 是“陵”。《說文》說“陵”字從“阜”、“夂”聲，但是此“陵”字右下側從“𠂔”。這種從“𠂔”的“陵”常見於古文字。^⑥“陵”、“𠂔”古音相近。上古音“𠂔”屬幫母蒸部，“陵”屬來母蒸部，二字韻部相同，幫、來二母字音有關。^⑦《潛夫論·浮侈》“冰紉錦繡”，汪繼培說：“按‘冰’蓋‘綾’之古文。《藝文類聚》六十九引《六韜》云：‘桀、紂之時，婦女坐以文綺之席，衣以綾紉之衣。’《韓詩外傳》七：‘陳饒曰：綾紉綺縠，靡麗於堂，從風而弊。’‘綾紉’即‘冰紉’也。”^⑧按汪說可從。海州漢墓木牘所記隨葬衣物有“流黃冰複襜褕一領”、“複皂冰襜褕一”，^⑨陶灣漢墓木牘所記隨葬衣物有“白冰複衣一領”、

① 楊樹達：《積微居金文說（增訂本）》，中華書局 1997 年版，第 125 頁。

② 李孝定、周法高、張日昇編著：《金文詁林附錄》，香港中文大學 1977 年版，第 2657—2658 頁。施謝捷：《吳越文字彙編》，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，第 568 頁。

③ 容庚：《金文編》，中華書局 1985 年版，第 750 頁。

④ a、b、d 見容庚《金文編》，第 750、531、937 頁；c 見高明、葛英會《古陶文字徵》，中華書局 1991 年版，第 29 頁；e、f 見李守奎《楚文字編》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，第 37、828 頁。

⑤ 參看李宗焜《李陽冰篆學探原》，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七十三本第四分，2002 年，第 829—831 頁。

⑥ 容庚：《金文編》，第 937 頁。

⑦ 參看林語堂《古有複輔音說》、丁邦新《論上古音中帶 l 的複聲母》，見趙秉璋、竺家寧編《古漢語複聲母論文集》，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版，第 14—24、70—89 頁。

⑧ 汪繼培：《潛夫論箋》，中華書局 1979 年版，第 131 頁注〔八〕。

⑨ 南波：《江蘇連雲港市海州西漢侍其繇墓》，《考古》1975 年第 3 期，第 175 頁圖六。

“□黃冰合(袷)衣一領”。^①此四“冰”字是絲織品名，當讀爲“綾”。^②據此，古文字“陵”所從“𠂔”，當是加注的聲符。^③e 包山楚簡整理者隸定作“蔭”，說讀爲“陵”。^④黃德寬、徐在國認爲此字是“菱”字，並據之認爲 f 上部所從與 e 下部所從相同，應隸定爲從“陵”從“止”，讀爲“陵”。^⑤其說可從。d“陵”字加注“𠂔”聲，此二字所從“陵”徑以“𠂔”爲聲，可以互證。

根據上揭諸字所從“𠂔”旁的寫法，可以證明 x 的左旁絕非“𠂔”。其實 x 頭部左邊像“𠂔”字的筆劃與右邊的筆劃相連，它們是一個整體，不能分割。方濬益、唐蘭認爲 x 之上是“虎”字頭，近似，但其下不是“𠂔”或“文”。總之，將 x 釋爲“馮”、“鵬”、“虞”、“虔”都是不可信的。至於究竟是什麼字，待考。^⑥爲了稱說方便，本文暫且採用通行的釋法，將 x 仍寫作“馮”。

現在討論句鑣的作者是誰的問題。“姑馮昏同之子”是作器者自述身世，從文字表面上看，作器者顯然是“姑馮昏同”的兒子。不過按照這樣釋讀，有兩個問題需要加以說明：一是“姑馮昏同”這個人，二是“姑馮昏同之子”這種銘文格式。

“姑馮昏同”這個人，王國維、郭沫若都認爲即越王句踐時的大夫馮同。王氏的說法見於吳閩生《吉金文錄》引，原文十分簡略：

越大夫逢同，《越絕書》作馮同，疑即昏同。^⑦

郭氏的說法較爲詳細：

姑馮昏同者，當即越王句踐時之大夫馮同。《越絕書·請鑄內傳》及《外傳記范伯》及《德序》如是作，《外傳記地》作逢同，《計倪內經》作佚同。《史記·越世家》及《韓非·說疑》作逢同，《吳越春秋·句踐入臣外傳》作扶同。扶、逢、馮古爲雙聲，佚乃誤字。^⑧

① 石雪萬：《西郭寶墓出土木謁及其釋義再探》，《簡帛研究》第二輯，法律出版社 1996 年版，第 390 頁圖四。

② 參看馬怡：《西郭寶墓衣物疏所見漢代織物考》，《簡帛研究（二〇〇四）》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，第 251—252 頁。

③ 參看劉釗《金文考釋零拾》，《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香港中文大學 1997 年版，第 449—451 頁；《古文字考釋叢稿》，嶽麓書社 2005 年版，第 120—122 頁。

④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：《包山楚簡》，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，第 28 頁、51 頁考釋（290）。

⑤ 黃德寬、徐在國：《郭店楚簡文字考釋》，《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》，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版，第 105 頁。

⑥ 蔡侯鐘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《弟子問》20 號、《競公瘡》1 號“虞”字的寫法與 x 近似，也有可能 x 是“虞”字的訛體。這些古文字“虞”，分別見於容庚《金文編》，第 334 頁；馬承源主編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五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，第 118、279 頁；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六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，第 33、162 頁。關於後兩個“虞”字的釋讀，參看陳劍《談談〈上博（五）〉的竹簡分篇、拼合與編聯問題》，簡帛網（<http://www.bsm.org.cn/>），2006 年 2 月 19 日；徐在國《上博（六）文字考釋二則》，簡帛網，2007 年 7 月 23 日。

⑦ 吳閩生：《吉金文錄》，卷四，中華書局 1963 年版，第 34 頁。

⑧ 郭沫若：《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》，下冊，第 157 頁。

此後，郭氏在討論工獻大子姑發□反劍銘文時，重申“姑馮昏同”即“馮同”這一意見：

吳越遠離中原，人名稱謂保留原始習俗，而在史書中則頗被簡化……“姑發□反”四字合爲諸樊，猶姑馮句鑣之“姑馮昏同”爲馮同（越王句踐之大夫）……^①

王、郭二氏的說法已得到許多人的認同。^②按“姑馮昏同”即“馮同”說，是建立在“姑”下一字是“馮”字或從“欠”聲之字的基礎上的。前面說過，“姑”下一字既不是“馮”，也不是從“欠”聲，因此說“姑馮昏同”即“馮同”是不能成立的。

縱觀春秋時期銅器銘文所記作器者自述身世的文字，都有作器者的名字。按照“姑馮昏同之子”的讀法，作器者的名字實際上沒有出現，不符合當時通行的銘文格式。也許有人會根據所謂的越王之子劍格銘文“越王句菱（踐）之子”，^③來證明當時確實有這種銘文格式。按張振林曾經撰文指出，舊對越王之子劍格銘文的讀法是有問題的，他對照其他越劍劍格銘文排列的規律，認爲應該讀爲“越王之子句菱（踐）”。^④張氏的讀法是對的，已得到學術界大多數人的認同。根據這一情況，“姑馮昏同之子”這句文字，也有可能像越王之子劍銘一樣存在誤讀的問題。如果存在，無疑爲解決此句鑣的真正作者找到了突破口。

在春秋時期銅器銘文所記作器者自述身世的文字中，有一種是主謂等同關係的判斷句，但在主語與謂語之間無關係詞。例如：

攻敵王姑義雒，壽夢之子，獻敏邾之義弟。 攻敵王姑義雒劍^⑤

自余，徐王旨後之孫，疋剝次菑之元子，而乍麻夫咎之貴姓（甥）。 自余鐘^⑥

黹，呂王之孫。 黹鐘^⑦

余，畢公之孫，即白（伯）之子。 耶黛鐘^⑧

① 郭沫若：《跋江陵與壽縣出土銅器群》，《考古》1963年第4期，第181頁；《郭沫若全集·考古編6》，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93—194頁。

② 楊樹達：《積微居金文說（增訂本）》，第125—126頁。馬承源主編：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，第四冊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380頁。董楚平：《吳越徐舒金文集釋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156頁。施謝捷：《吳越文字彙編》，第568頁。陳直：《讀金日割》，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50頁。吳鎮烽：《金文人名彙編》，中華書局1987年版，第161頁。張亞初：《殷周金文集成引得》，中華書局2001年版，第19頁。

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第十八冊，中華書局1994年版，第11594、11595號。

④ 張振林：《關於兩件吳越寶劍銘文的釋讀問題》，《中國語文研究》第七期，第35—36頁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85年。

⑤ 曹錦炎：《吳王壽夢之子劍銘考釋》，《文物》2005年第2期，第67—74頁。李家浩：《攻敵王姑義雒劍銘文及其所反映的歷史》，《古文字與古代史》第一輯，臺北“中央研究院”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年版，第293—308頁。

⑥ 曹錦炎：《自余銘文考釋》，《文物》2004年第2期，第72—73頁。關於此器的主人名“自余”，說詳拙作《夫豢申鼎、自余鐘與伍子受鐘銘文研究》，未刊。

⑦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：《浙川下寺春秋楚墓》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280頁。其他幾件黹鐘銘文，位於黹的位置，或作“余”，或作“黹余”。參看李家浩《黹鐘銘文考釋》，《北大中文研究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257頁；《著名中青年語言學家自選集·李家浩卷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76頁。

⑧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第一冊，中華書局1984年版，第225—237號。

余，陳中（仲）產孫，釐叔和子。 陳昉篋^①

在傳世古書中，也有這樣的判斷句。例如《史記·魯周公世家》記載周公在告戒他兒子伯禽時說：

我，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。^②

像“攻敵王姑義雒，壽夢之子”之類的句子，不妨看作是“攻敵王姑義雒為壽夢之子”的省略說法。將句鑄銘文與上引銘文比較，不難看出“姑馮昏同之子”也是主語與謂語之間無關係詞的判斷句。為了文句意思顯豁，釋文應該在主語與謂語之間加上逗號：

姑馮，昏同之子，擇厥吉金，自作商句鑄。

按照這樣斷句，“姑馮”是“昏同”的兒子，也就是本器的真正作者。春秋時期有“姑曹”、^③“姑容”等，^④“姑馮”的名字形式與此同類。“姑馮”不見於史書記載，但是他的父親却見於史書記載。

楊樹達先後寫有《姑鵬句鑄跋》《姑鵬句鑄再跋》。楊氏在此二文中，一再強調王國維、郭沫若“姑馮昏同”即“馮同”之說，“可信”，“是矣”，同時又認為“昏同”即《左傳》《國語》的“舌庸”。楊氏說：

《左傳》及《國語》之舌庸，亦即此昏同也。《左傳》襄公二十六年云：^⑤“夏五月，叔孫舒帥師會越皋如、舌庸（原注：今本誤作后庸，此據《石經》宋本《注疏》）、宋樂莢納衛侯。”又二十七年云：“春，越子使舌庸來聘。”《國語·吳語》云：“越王句踐乃命范蠡、舌庸（原注：今本誤作后庸，此據宋庠本），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，敗王子友于熊夷。”此舌庸之事見於二書者。昏字隸變作舌，與口舌之舌形同，刮括諸字所從是也，庸與同古音近。以銘文證之，《春秋內外傳》之舌庸實是昏同，不惟今本之后庸為誤字，讀昏庸之昏為口舌之舌，亦誤讀也。^⑥

① 中國社會科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第八冊，中華書局 1987 年版，第 4190 號。

② 與此相當的文字，在《韓詩外傳》卷三第三十一章作“吾，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也”；《說苑·敬慎》第二章作“我，文王之子也，武王之弟也，今王之叔父也”；《荀子·堯問》作“我，文王之為子，武王之為弟，成王之為叔父”；《尚書大傳》作“吾，文王之為子也，武王之為弟也，今王之為叔父也”（見陳壽祺輯校《尚書大傳》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，卷二，中華書局 1985 年版，第 94 頁）。

③ 吳王子之名，見《左傳》哀公八年、十一年、十七年。

④ 杞桓公之名，見《史記·陳杞世家》。

⑤ “襄公”應作“哀公”，當是筆誤或誤排。

⑥ 楊樹達：《積微居金文說（增訂本）》，第 126 頁。

楊氏在這裏犯了三點錯誤：一是誤將“姑馮昏同”連讀，二是誤認為“姑馮昏同”即“馮同”，三是誤認為“馮同”與“舌庸”是同一個人。關於第一、二兩點前面已經涉及，這裏只說第三點。

“舌庸”與“馮同”不是同一個人。一、《吳越春秋》的《句踐入臣外傳》和《句踐伐吳外傳》所記跟越王句踐對話的諸大夫之中，有扶同、曳庸二人。“曳庸”，《吳越春秋·夫差內傳》作“洩庸”，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作“泄庸”，《文選》卷五一王子淵《四子講德論》作“渫庸”。學者多認為“扶同”即“馮同”（見上引郭沫若、楊樹達語），“曳庸”、“洩庸”、“泄庸”、“渫庸”即“舌庸”，謂“曳”、“洩”、“泄”、“渫”、“舌”古音相近，可以通用。^①二、“舌庸”之“庸”與“馮同”或“扶同”之“同”，古音相近，可以通用（見下文），但是“舌”與“馮”或“扶”古音有別。上古音“馮”屬並母蒸部，“扶”屬並母魚部，“舌”屬船母月部；按照楊氏的說法，“舌庸”之“舌”是“昏”字之誤，“昏”屬見母月部。於此可見，“馮”或“扶”與“舌”或“昏”，不論是聲母還是韻部都不相同。根據這兩點，可以證明舌庸與馮同是兩個人。^②楊樹達囿於王、郭二氏“姑馮昏同”是馮同的說法，彌縫舌庸與馮同是同一個人，顯然是錯誤的。

除去楊樹達贊同“姑馮昏同”即“馮同”和“馮同”與“昏庸”是同一個人的錯誤說法之外，剩下的上引楊氏語說《左傳》及《國語》的“舌庸”即句踐的“昏同”，應該是可信的。楊氏說：“昏字隸變作舌，與口舌之舌形同，刮括諸字所從是也。”段玉裁在注《說文》“昏”字時，也有類似的說法：“凡昏聲字，隸變皆爲舌，如括、刮之類。”^③段、楊二氏所舉的例子，都是“昏”作爲偏旁隸變作“舌”。其實作爲獨體的“昏”，也有隸變作“舌”的。《廣韻》入聲錫韻下刮切頤小韻：“舌，塞口。《說文》作昏，括之類从此。”^④“舌”的俗字作“昏”，“昏”的俗字也作“昏”。《正字通》口部：“昏，昏字之訛。”^⑤此是“舌”同“昏”的例子。上古音“同”屬定母東部，“庸”屬喻母

① 參看《吳越春秋·句踐入臣外傳》“大夫曳庸”徐天祐注；吳靜安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續》，第四冊，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，第 2261 頁〔疏證〕引沈欽韓曰；梁玉繩《人表考》，卷四，《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》，下冊，中華書局 1982 年版，第 667 頁；朱起鳳《辭通》，上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，第 65 頁。《左傳》哀公二年說：“吳洩庸如蔡納聘，而有納師。”此“洩庸”是吳人，與“舌庸”之異文“洩庸”當非一人。李富孫認為“洩、舌聲相近，遂牽合爲一人”（見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續》，第四冊，第 1955—1956 頁〔疏證〕引）。

② 據上錄郭沫若語，“扶同”或“馮同”作“逢同”。《越絕書·請糴內傳》記越於公元前 473 年滅吳，越王句踐“殺太宰嚭、逢同與其妻子”。《左傳》哀公二十七年（公元前 468 年）記“越子使舌庸來聘”。此時距逢同被殺已五年，似可以證明逢同與舌庸不是一個人。不過據《左傳》哀公二十四年記載，魯哀公如越，“季孫懼，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”。這時距吳亡已二年，太宰嚭還在，且得越王句踐信任。正如張宗祥所說，即使太宰嚭終以罪誅，“亦在滅吳之後”。既然《越絕書·請糴內傳》所記越滅吳時，越王句踐殺太宰嚭有問題，那麼其所記與之同時被殺的逢同也應該有問題。故這一例證不爲本文所取。張宗祥說見其校注《越絕書》（附清錢培名、俞樾割記二種），卷二，商務印書館 1956 年版，第 10 頁。

③ 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經韻樓原刊本 1981 年版，第 61 頁。

④ 《鉅宋廣韻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影印本，第 398 頁；周祖謨：《廣韻校本》，中華書局 1988 年影印張氏澤存堂初印本，上冊第 492 頁。

⑤ 參看張湧泉《敦煌俗字研究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，上編第 139 頁，下編第 473—474 頁。

四等東部。二字韻部相同，古代喻母四等與定母字音關係密切，如果按照曾運乾的說法，上古音喻母四等應該歸入定母。^①於此可見，“同”、“庸”二字古音十分相近，可以通用。“庸”字從“用”得聲，所以“庸”、“用”二字可通。例如《書·舜典》“舜生三十徵庸”，《論衡·氣壽》引“庸”作“用”。而“用”與從“同”聲的“邇”通用。例如《易·乾》“用九”，馬王堆漢墓帛書本“用”作“邇”。^②“甬”也從“用”得聲，所以“庸”與從“甬”聲之字可以通用。例如《史記·三代世表》“成王誦”之“誦”，司馬貞《索隱》：“或作庸。”而從“甬”聲之字與從“同”聲之字也可以通用。例如《呂氏春秋·古樂》“次制十二筩”，《文選》卷二十丘希範《侍宴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詩》李善注引“筩”作“筩”。這是“同”、“庸”二字間接通用的例子。裘錫圭先生指出甲骨文“庸”字從“同”之初文得聲。^③按此說甚是。這是“同”、“庸”直接通用的例子。郭店楚墓竹簡《六德》21—22 號有“會墉長材以事上”之語，^④李銳認為“會墉”應該讀為“會同”。^⑤若此說符合原意，也是“同”、“庸”二字直接通用的例子。所以我們說楊樹達認為《左傳》《國語》的“舌庸”即句鑠的“昏同”，應該是可信的。

根據以上所說，姑馮句鑠的作者是“姑馮”，他是“昏同”的兒子，而“昏同”即《左傳》《國語》所記越王句踐時的大夫“舌庸”。據《左傳》記載，遲至公元前 469 年舌庸還跟皋如與魯人叔孫舒、宋人樂伐帶兵護送衛侯回國；公元前 468 年舌庸還出使魯國。說明此時舌庸的年齡不會太大。句鑠銘文有“以樂賓客，及我父兄”之語，說明姑馮作句鑠的時候，他的父親尚在，他當已成家立業，年齡不會太小。根據這兩方面的情況，姑且假定舌庸出使魯國時在 50 歲左右，姑馮在 30 歲左右；姑馮作句鑠的年代約在 10 年之後，即姑馮在 40 歲左右，舌庸在 60 歲左右。如果這一假設跟實際情況出入不太大，那麼姑馮句鑠的年代應在公元前 460 年前後。

① 曾運乾：《音韻學講義》，中華書局 1996 年版，第 155—170 頁。

②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：《馬王堆帛書〈六十四卦〉釋文》，《文物》1984 年第 3 期，第 1 頁。

③ 裘錫圭：《古文字論集》，中華書局 1992 年版，第 196—197 頁。

④ 荊門市博物館：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，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，第 70、187 頁。“墉”字原文作從“土”從《說文》古文“墉”。參看下注李銳文。

⑤ 李銳：《郭店楚墓竹簡補釋》，《華學》第八輯，紫禁城出版社 2006 年版，第 179 頁。

上博楚簡《孔子詩論》 與《子羔》篇性質小議

□范麗梅

〔摘要〕 本文就思想內容與行文模式分別比對上博楚簡《孔子詩論》《子羔》與先秦兩漢傳世文獻的異同，從而探討《孔子詩論》與《子羔》二篇文體的性質。與《孔子詩論》比對的文獻包括《毛詩序》《詩緯》《獨斷》《左傳》《荀子》《樂記》《論衡》《說苑》等。與《子羔》比對的包括《史記·三代世表》《緯書》《春秋繁露》《列女傳》《白虎通》、鄭康成《詩箋》等。根據比對結果可知《孔子詩論》與《子羔》二者都只能看作是戰國單篇別行之作，在先秦未必已經命名為某種類型，因此不能就漢代以後集結的類型來倒推二者的稱名。換句話說，《孔子詩論》或《子羔》的文體性質或類型稱名必須視其被收入的著作名稱來決定。

〔關鍵詞〕 《孔子詩論》；《子羔》；文體性質

〔作者簡介〕 范麗梅，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

一、前言

上博楚簡《孔子詩論》與《子羔》二篇的文體性質，在竹簡公布以後受到學者們的關注，主要是因為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一）》中《孔子詩論》的整理者指出：

本篇與《子羔》篇及《魯邦大旱》篇的字形、簡之長度、兩端形狀，都是一致的，一個可以選擇的整理方案是列為同一卷。……三者區別很是清楚。……因此有兩種可能性：同一卷內有三篇或三篇以上的內容；也可能用形制相同的簡，為同一人所書，屬於不同卷別。^①

同時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二）》中《子羔》的整理者也指出：

簡文記述孔子答子羔所問堯、舜（俊、舜）和禹、禹（契）和后稷之事，內容分兩段，一為堯、舜（俊、舜），一為禹、禹（契）、后稷等參王，兩段之間相連的文字已缺失，但為同一

①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一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版，第 121 頁。

人手跡，形體和上博竹書《魯邦大旱》《孔子詩論》完全相同。本篇最後文字內容是“叁天子”，並有墨節，其下有相當於十三或十四個字的空白段，說明有關叁王內容的簡應列於後段，有關堯舜的內容列於前段，墨節是篇末結束記號。《子羔》是篇題，書於第五簡之背，也可以看作與《魯邦大旱》和《孔子詩論》合為一冊的書題。^①

二書整理者指出《孔子詩論》《子羔》與《魯邦大旱》在文字形體、簡之長度、兩端形狀等形式特徵上完全相同，很可能當時是書寫成同一卷冊的三篇。同時也有不少學者提出相同的看法，例如李零先生即指出“簡文雖包含三類不同內容，但實際上是一章挨着一章抄，其實是不可分割的整體”。^②又，黃人二先生亦將此三篇視為一個整體。^③又有學者據此推論三篇的性質，例如林志鵬先生指出此三篇“可視為同卷之《詩傳》，《孔子詩論》屬於‘詁訓之傳’（發揮《詩》旨）；《魯邦大旱》《子羔》屬於‘載記之傳’（記錄故事）”。^④以下本文僅就《孔子詩論》《子羔》二篇與傳世的《詩經》解釋著作以及先秦兩漢集結的其他文獻內容作對比，嘗試說明《孔子詩論》與《子羔》二篇文體的性質問題。

二、《孔子詩論》性質的討論

有關《孔子詩論》的性質，自竹簡公布以來引起學者的廣泛討論。這個問題主要可以由《孔子詩論》著作類型稱名的討論得知目前學術界研究的意見。總的而言，約有以下兩種說法：

（一）認為應稱詩“序”：包括姜廣輝、江林昌、黃人二等先生。姜廣輝先生認為就《孔子詩論》的體裁而言，與《毛詩序》相近，也有類似《毛詩序》的大序和小序，因此應按照傳統的說法，稱為“詩序”。^⑤江林昌先生則認為竹簡《詩論》可能就是漢魏以來學者們所艷稱的子夏《詩》序；又竹簡《詩論》可能是《毛詩》序的原始祖本。^⑥黃人二先生認為與《毛詩序》可以視為

①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二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版，第 183 頁。

② 李零：《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》，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2002 年 3 月版，第 13—15 頁。

③ 黃人二：《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二）〉研究》，高文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版，第 67 頁。

④ 林志鵬：《戰國楚竹書〈子羔〉篇復原芻議》，《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》，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版，第 68 頁。

⑤ 姜廣輝：《〈孔子詩論〉宜稱“古〈詩序〉”》，簡帛研究網站 www.jianbo.org，2001 年 12 月 26 日。又參見姜廣輝：《關於古〈詩序〉的編連、釋讀與定位諸問題研究》，《中國哲學》第二十四輯《經學今詮三編》，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4 月版，第 166—168 頁。

⑥ 江林昌：《上博竹簡〈詩論〉的作者及其與今傳本〈毛詩〉序的關係》，《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》，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 年 3 月版，第 103、104—117 頁。又參見江林昌：《楚簡〈詩論〉與早期經學史的有關問題》，《中國哲學》第二十四輯《經學今詮三編》。唯後來江林昌又主張應稱為“詩說”，見江林昌：《由上博簡〈詩說〉的體例論其定名與作者》，《孔子研究》2004 年第 2 期。